



# 白沙集

九

神道碑銘 附陰記  
墓碣銘

神道碑銘

~ 16  
2329  
9





和  
2829  
卷15-9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七目錄

神道碑銘 附陰記

左叅贊蔡公神道碑銘

海城府院君崔公神道碑銘

栗谷先生神道碑銘

贈領議政權公神道碑銘

招討使李公延安碑

統制使李公露梁碑

都元帥權公碑陰記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七

神道碑銘 附陰記

左叅贊蔡公神道碑銘

貞松產於蕃萋與百卉同其青鬢風虐雪天地慘慄  
 兩色益蒼然然後企而仰之者曰其松也哉若稽我  
 蔡叅贊任真公當己卯之始載筆柱下時土方凜雪  
 精白出而自眩鬻公乃不樂為矯激不高自標寘粥  
 粥若無能於儕輩獨然及士禍作聞變赴闕則已  
 尹門纂嚴禁無噐鄭文翼光弼先在座趨問事所由  
 則曰余亦後至不敢知也移就南衮問之衮猶囁嚅



若有商量者光弼顧曰史氏第記所見於是哀與沈  
貞洪景舟等先將趙靜庵等傳致大逆收孥籍財餘  
論有差獄蔽登中于 王光弼力解之語在鄭氏家  
乘時金謹思以假承旨將改下罪案倉卒遽取公筆  
公惡起奪還曰此史管非他人所得用聞者肅然公  
因言臣非諫官出位有罪第不審此等胡大罪今乃  
爾耶三刺未行願聞罪名右相安瑋在外咫尺不得  
入請召議之左右見公之為皆縮頸不敢平視瑋亦  
懼公不免時顧而咳目攝之光弼從而廷爭之強  
上為之霽威略加 恩貸有柳庸謹聞而壯之曰不

識蔡某作何狀乃能為爾柳堪閱起文亦相語曰世  
無君子者唯老蔡一人而已公卒以是坐廢者四年  
後雖用猶不肯尾合優游百僚底殆數十年然或僂  
行道上識者猶竊指之曰此 上前棄筆公也時人  
歛避而目送之及黨禁解而一時正士既草籬之無  
餘唯公屹然獨秀為士林後凋之望蒼顏黃髮輝映  
搢紳皆為資憲職贊黃閣八袞去一考終于第是歲  
戊辰正月二日也訃聞 輟朝以哀賻吊加厚生死  
榮觀傳為國光其後有孫曰增光與余仲氏友善官  
為翊衛司司禦一日以家狀示余曰乞以是銘諸墓



自漢書卷之十七  
三  
余受而讀之有曰其為人也資稟英毅襟韻雅素凝  
重慎默恬靜篤實平居莊重人不敢干至接燕語和  
氣滿容李樛當路欲相引重愈益自外義不踵門其  
為學也沈潛奧義專務為己早遊庠序有作輒冠軍  
時稱賈傳文章及長博覽經史日夜忘倦天文醫藥  
以至華語無不涉獵其事親也甘旨必具藥餌必親  
務以養志不計有無嚴父致敬不冠不見內外丁憂  
慈良於喪兩葺廬墓人不見齒其事君也遇事殫力  
不擇燥濕經帷密勿有言動 聽每遇 國忌至老  
與素其處家也不治生產性無好辟芬華富貴視如

浮雲見世巨室多壓良民時遣子弟點視鄉莊戒勿  
踵弊二兄兩姊事之如親撫愛羣從恩若己出余讀  
畢喟然曰否否此何足為公之重輕且吾聞之專車  
一節足知防風士有百行節惠為名古之道也其大  
卓爾則其細可略也今使余題曰己卯黨人蔡太史  
之墓足矣焉用文為如其世系履歷及宗派之分不  
可以不載遂叙而授之其叙世系曰蔡出江原道平  
康縣其先尚新羅翁主後有諱子華卒官門下侍郎  
平章事五世而至孝順沔川郡守 贈吏曹叅議生  
諱潭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叅判生諱子洵敦寧僉



正 贈吏曹判書皆以公貴判書公娶咸安郡守柳  
孝庸女以弘治庚戌生公諱世英字英之任真其號  
也叙履歷曰正德庚午進士丁丑及第由承文院薦  
入史局己卯遭士禍嘉靖壬午復官癸巳始入侍講  
院歷文學弼善輔德於諫院三為司諫憲府再為執  
義玉堂三為副應教應教再為典翰以至直提學兼  
藝文應教丁酉 特陞堂上戊戌以事罷去戊申庭  
試吏文第一陞嘉善戊午 特陞資憲其在通政為  
戶禮兵工曹參議參知成均館大司成在嘉善為吏  
戶刑曹參判掌隸院判決事漢城府右尹出為京畿

清洪等道觀察使開城府留守在資憲為漢城府判  
尹兼 世子左右賓客工戶曹判書議政府左右參  
贊兼知 經筵常以疾辭故於西樞則首尾凡九拜  
命矣葬在廣州之義谷夫人文化柳氏耐叙宗派  
曰男子二人長繼興通善郎次胤興承仕郎女一人  
嫁通仕郎申孝邊繼興娶縣令李瑗女生一男即乞  
銘者女適南原府使孫汝誠胤興娶南崇元女生一  
女適四山監役官金益輝孝邊生一女適別坐丁好  
仁司禦有一男曰爾瞻早逝女適士人鄭慎言汝誠  
有一男曰佶益輝生一男曰規業儒女適承文院副



正字李耆俊好仁生四男曰彥璿進士曰彥琦曰彥  
瑚曰彥瑀女適具佶爾瞻娶佐郎辛宗遠女生一男  
曰俊吉業儒女適生員趙贊佶生二女幼倪生四男  
曰永承曰永纘曰永昌曰永肩女長適申忒次適李  
守賢耆俊生二男曰重基曰厚基皆進士彥璿生二  
男一女彥琦生一男一女彥瑚生一女具佶生一男  
一女俊吉生一女贊生一女皆幼重基生二男曰行  
健曰行遠皆業儒女長適士人鄭涌其一人幼厚基  
生二男二女曰行安餘幼忒生二女幼銘曰  
在巳卯歲有蔡公出德岷岫含光產彩外若遲拙中

則不躓而不振如劍未掘氣鬱聳桑榆奮翼進塗以  
豁平步闊惟介于石克保貞吉躋崇秩我銘非誣幽  
鬼可質羨不溢維後之貽以嘉天賜餘慶必

輸忠翼謨光 國推忠奮義平難功臣左贊成

贈領議政海城府院君崔公碑銘

歲甲寅夏余以罪廢處蘆原一日崔海川有源致幣  
與書而謂之曰先人銘事嘗有託於子矣今不幸吾  
之疾病矣子為我圖之居數日家人以訃告又後月  
餘從弟有海蒐輯世系歷官及言行為家狀以授余  
曰兄志也余喟然曰余以公郎屬受知最厚知公平



生宜無若余詳而其於立心之卓制行之懿猶昧昧其萬一尚足與論於古人為之後焉之風乎今因崔君之狀略舉其槩庶贖余悞乎其狀曰公諱滉字彥明自號月潭崔出海州為望族在麗朝中書令冲設九齋講道學一時人材咸萃其門世號文憲公徒累世而至文孫卒官司憲府監察寔公曾祖也生諱瓊由進士捷武科卒官嘉善訓鍊都正嘗從上出獵虎逸近御幄瓊以身扞衛世稱忠壯生諱汝舟通訓大夫載寧郡守娶清州韓氏生公于嘉靖己丑生而多疾至十五猶不學一日忽自請於外舅韓脩曰

願得一書從事於師韓竒其志以小學與卽往李仲虎門受不過一行而通宵不懈如是者三月而文義驟長戊午陞上庠丙寅捷文科丁卯丁內憂廬于墓下毀戚疑死及入史局秉筆惟直金誠一稱之癸酉遷注書尋陞工曹佐郎移正言甲戌為海運判官歷刑兵曹佐郎慶尚道都事時當軍籍公一繩以法宿猾破膽丙子出為遂安郡守清以檢身嚴以束下故成增秩俄入為掌令郡人豎碑記德己卯以司藝為御史暗行北闕及還疏陳八事陞執義司諫公在朝亢亢敢言不撓朝廷亦以綱紀激揚之責歸公故三



為正言一為掌令再為執義司諫一為大司諫大司  
憲輒稱職庚辰擢同副承旨事以辦集時海西告餓  
宣宗特拜公觀察使曰子愛民之心卿所素知卿  
莅職之才予亦知之公到官櫛垢爬痒勤宣荒政民  
賴以醒秩滿以右副承旨召還夏特陞嘉善轉  
都承旨刑兵曹參判朝京還又拜都承旨遷禮曹  
參判司諫院大司諫吏曹參判兼經筵弘文館副  
提學初全州盜汝立浮慕栗谷至引重於鄒孟後乃  
變說以自媚於時及徐益疏陳其姦因舉汝立抵栗  
谷書以暴其前後之異於是臺諫攻益至言贊揚李

珥本行言無據公乃言逐勢攀援以資發身則公心  
奉公者所宜痛絕也及聞汝立簡辭則心迹隨勢變  
遷朝野傳笑曾謂臺官而獨不知耶而乃曰行言無  
據是護汝立而欺心也同僚因此並引嫌自明宣  
宗曰崔某之言直而平正爾等當服其言七月為吏  
曹參判十一月特拜資憲為漢城府判尹丙戌判  
刑曹戊子朝京己丑宗系得正宣宗曰始議  
此事朝議異同崔某力言當請克成大事其加正憲  
後又賜名馬庚寅特陞崇政為右贊成俄判吏  
曹因策光國平難兩勲得推恩三代於是贈



監察公為吏曹參判都正公為兵曹判書郡守公為  
領議政壬辰之亂公扈駕至東坡驛宣宗見公  
子有源引入帳殿自解佩刀以賜至平壤命公  
陪中殿到价川仍陪世子嬪將入江界途中苦  
痢留滯熙川其年九月入朝義州疏陳七策後因登  
對勸上日勤三接採納羣策以期恢復癸巳以檢  
察使括兵轉運與上會江西秋車駕駐海州公  
又陳五策上曰崔某憂國之忠至矣十月扈駕  
還都丙申還拜贊成兼王世子貳師庚子兼知  
經筵癸卯考終于第春秋七十五上吊祭如儀亂

後禮葬之儀因廢不舉上特命復舊以是年十月  
與夫人合葬公初葬廣州後遷豐德後某年遷于某  
郡某山前夫人任氏早卒後夫人許氏礎之女陽川  
華胄生二男三女長男有源文科官為正憲司憲府  
大司憲與余善次有濟早死長女部將梁士洪次郡  
守盧道亨次吏曹正郎朴曾賢側室子有澂有沉也  
有源生一子浣成進士梁士洪生二男四女男嶷今  
為某官豈幼女一人嫁金慶生生四男女一人嫁應  
教李溟生四男女一人嫁安由慎生四男女一人嫁  
士人朴承烈生五男女盧道亨生三男四女曰學詩



日學禮女為進士沈大孚妻餘幼朴曾賢生一男女  
夫人賢有行嘗居外憂以禮自持曰父母之喪人所  
自盡婦人獨不然今豈可效尤公亦嘉其志遂使居  
喪如禮治家有法待人有禮閨範肅如宗黨式之公  
天資剛方早遊履素之門後聞南冥入京執贄請見  
南冥器之及退溪之至亦被引接先議政在郡病劇  
公嘗冀斷指柳叅議祖認常曰孝如崔某而世不盡  
知朋友之耻也再朝燕 京囊無一物象胥灑然遭  
亂以來每與薦紳語及時事淚與聲下衣帶盡濕斯  
可謂蹇蹇王臣矣余受狀伏讀而作而曰嗟呼惜哉

率是行也而可無籍乎遂為之銘曰

有嚴其外中不能持粹然強禦或隨時移公惟剛玉  
栗如不磨裸程袒裊無若我何以是而行不懈益堅  
齒以強獎舌由柔延眾懲其然競為繞指公惟鋼鐵  
嶄然不砥不磨不砥惟公之烈我銘公德維永無缺

右贊成 贈領議政栗谷李先生神道碑銘

昔我 宣宗右文興學好專用儒臣其登于朝者彬  
彬多文學之士矣天篤降材有開必先雲從龍風從  
虎 聖王作而賢佐出時則有若李先生珥遭遇盛  
際身任繼開若將以有為也迺以甲申正月天奪之



速 宣宗降服喪食自疾及卒而葬醫問交道藥餌  
便蕃既近臣致吊司馬致除司徒庀寔器宗伯詔寤  
禮凡所以崇終而康宗臣者備矣太學生及三學生  
徒禁軍胥徒奔走填門會哭至衆庶街巷輟卷而嗟  
者傾都咸一口言曰吾其如何及葬鞠出垣執燭而  
祖者皆舉音以過哀君子曰優優大哉德之祖洽於  
衆也如是夫壬辰之後七年不解兵儒服弊于地功  
利趨競私欲滔天挾書偽學之禁已兆為善者懼則  
異時宗李氏之道者宜若背面掉臂諱言其學而迺  
薦紳韋布日益嚮往鳩材斬石圖所以垂永者委重

於余固辭不敢凡六往返而猶持不釋愍然敬諾俄  
又僂在素箴泯泯伏荒野前日士數輩以狀踵門速  
銘曰為初言故敢勤子多士復矣請子圖之遂拜受  
狀以叙曰李出德水縣其始有敦守者事高麗為中  
郎將六世而至判官宜頤 贈大司憲生諱箴 贈  
右叅贊生諱元秀 贈左贊成德水之李其稱蓋久  
至公尤大著初進士申命和竒愛一女頴悟邁倫通  
古今書善屬文工繪事申自以東陽望族又有此閨  
秀偃蹇其耦叅贊遂以贊成委禽焉嘉靖丙申申夫  
人方重身夢龍騰海入室抱兒納懷中已而生子公



三歲自知文字五歲申夫人疾病禱于外家祠十二  
贊成之疾亦然人始異之十六夫人歿慈良於喪廬  
墓不釋衰三年如一日十八有求道之志放跡山寺  
偶閱釋氏書感死生之說又聞有所謂頓悟法乃曰  
周道如砥何如捷之速也十九出家入舍剛山堅固  
戒定忽自念于心曰萬象歸一一歸何處思之又思  
終未有窳窳然後盡棄其學遂發篋而取孔氏書伏  
而讀之逾年以出都中宿儒皆注意高仰之折輩行  
求識面聞退溪李先生隱居陶山講明道學往問主  
一應事之要自是體用兼該知行並進發而為文者

爾雅紆餘游刃射科發必中鵠甲子就司馬明經兩  
試連為選首時稱九場壯元歷地部春官天曹郎署  
正言校理 賜暇湖堂等職華聞日隆公陳情自劾  
曰髫年求道學未知方遂耽釋教從事禪門殆周一  
年抽臙濯腑未足洗污臣父惜臣之才強令求名包  
羞掩垢遂作舉人只求升斗以救飢寒豈期好官倘  
來也 上曰自古雖豪傑之士未免為佛氏所陷溺  
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不許嘗於 經筵言治亂陳  
王事傳以經術發言動聽聞者灑然又因書堂課製  
陳王伯治安之道名曰東湖問答冀有以啓發 上



心一日 上語及乙巳事大臣有言善士多連逮者公駁言曰大臣不宜含糊奸人造飾遊辭草薙士類籍以偽勲今當 新政宜先削勲正名國是乃定退而倡議於朝則先輩如退溪高峯尚或有難公獨抗言不撓遂悉力擊破之無遺朝野增氣庚午自以學不加進不可以從故遂棄官歸築室于海州之高山而龍蛇焉非聖哲之書不讀非其義雖千駟不顧也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朝議逾欲縻以爵累拜天官員外玉堂中書薇垣亞長間或黽勉入朝皆不久而退其以直學入也朝野知公有確然之志三司至交

章請留而公則去矣公少讀書至張公藝九世同居慨然曰九世之親雖難同室至於兄弟豈可分異至是兄弟羣從同堂連枕每酒食之會命弟彈琴以長歌樂晨拜家廟退序于堂子孫男女以至家衆庭禮栗如一人執禮展讀家訓一遍衆抑首敬恭聽一門抵此賴之俄陞同副承旨公每見 上動引三代上以為迂闊至是又勸 上奮發大志且曰自古儒者難與俗吏謀儒者曰唐虞可立致俗吏曰古道必難行故俗吏絀儒學儒學亦絀俗吏均之兩言皆非也為治當法堯舜事功則須以漸進臣言三代者非



曰一蹴便到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漸圖至治耳且言故事賢良之士雖未登第皆得為臺官已卯之敗此路遂廢甚非所以廣衆正之路啓請施行之時新喪退溪方欲議謚上以行狀未撰難之公言滉之言論風旨已著於世行狀有無非所輕重殿下於已死之賢猶靳一褒滉之有謚雖遲一年固無不可竊恐四方疑殿下無好善之誠也甲戌上萬言疏上命書一通朝夕觀省其為諫長一日命進黃蠟五百斤公廷爭之強上責問誰受公言道路喧言將造佛像殿下但當內省有則改之何

至峻拒上曰敢諱言根非無隱之道至欲治以造言之律公曰臺諫有聞卽諫是謂無隱今欲以重律加諸諫官不幾於一言喪邦乎時天怒益震同列縮頸而公對益切不少挫旣而病免歸就拜黃海道觀察使明年辭還拜副提學上嘗於經筵謂公曰四書集註錯亂須經刪定今以委爾時朝臣多以形迹相標榜至有東西黨朝端始騷公預憂不靖言於盧相守慎請兩出沈義謙金孝元外郡以鎮之於是義謙得開城孝元得富寧公曰北塞非儒臣所處孝元病弱懼不生還乃言於上上以公黨孝元不從



後公又力言不已孝元遂改刺三陟或曰天下無兩是公於此務欲兩全何耶曰二人致朝廷不和則兩非也然俱為士類必欲是此而非彼其勢無時可息唯當和解消融朝議不以為然乃決歸既退而承旨諫長東西亞銓全羅方伯等官皆倘來而適去者也其居海州累徵不起日教授學子遠近全集一時坡州有成渾者故聽松先生守琛子也隱居坡山仍父子為宗儒世所稱牛溪先生者也與公為莫逆友先是胡雲峯以情意之發分屬性心至退溪又有理氣互發之說牛溪尊信退溪常主其說公以為體用一

原不可岐分辨析往復累數十書間有前賢所未發處遂為顛門語在本集不泯前言自契經旨後栗谷千載必有神指妙按直從頂門上下針方尋真脈不然認瀦為乳者衆矣庚辰擢長御史俄遷諫長時戶部缺尚書大臣薦授之並提文衡節財勤民去其所惡下天上施壬午移判吏曹舉不失選俄陞崇政為右贊成冬黃王兩 詔使來 命儻于境及饗宰修爵公自懸間登成拜黃問是何有山野氣得無為皇華起耕釣耶譯人曰壯元三塲盛之玉堂久矣中歲雖退處鄉園入贊黃扉亦有年矣兩使起敬至稱



粟谷而不名事竣移判中兵時北虜寇亂戎務填委  
公手判口決目覽心計不相參涉渙若不思 上多  
公之為專屬任公北關事事積而不苑並行而不謬  
人人竊言曰不有我公其能國乎公嘗建議欲養兵  
十萬以備緩急柳西厓成龍以為不可公退朝謂之  
曰國勢不振久矣俗儒不達時宜公亦有是言耶壬  
辰之亂西厓常語朝堂曰當時無事吾亦以為擾民  
今而思之李文靖真聖人也公平生以一朋黨改貢  
案約定祀禮以紓民力為先 上初甚濩落歷試既  
久則信之益篤方倚以為政公亦聳善抑惡直行不

顧間有不悅者陽浮慕之而陰置畦畛衡言放紛謀  
撓 上眷慕其所為而齟齬之日甚至乃奮其朋勢  
傳致微文而顯劾之公引咎乞退六上章不已臺諫  
亦論之益力時成牛溪渾被徵至京疏陳其狀領議  
政朴淳請對銳為救公兩司復並論淳渾而太學生  
四百餘人守 闕伸辨政院指以為悖亂 上意逾  
怒命竄都承旨朴謹元大司諫宋應漑典翰許筠公  
去國未幾以判敦寧府事 召辭不就 上曰噫天  
未欲平治我邦家耶其冬 特除吏判 下諭切峻  
公不得已入謝 上即引見公引咎陳謝請還三竄



仍乞致仕後六十日病不起時年四十九公字叔獻  
學者尊之為栗谷先生所著有人心道心說善惡幾  
圖學校規範聖學輯要小學集註及文集十卷行于  
世墓在坡州紫雲山下夫人盧氏耐焉卽慶麟之女  
無子側室子曰景臨景鼎盧夫人遇壬辰之亂奉主  
歸山足罵賊遇害事聞表其閭公嘗以諫長至京余  
以弱冠拜公于邸舍則諄諄為學之要曰余已有歸  
志子若有意可訪我於石潭自是公不得歸余亦乾  
沒於世且以公權擇士之柄故羞媒進之嫌自畫於  
門墻不得窺其涯涘今當大事腐毫無能為役獨其

徒能審視而謹書者徃徃而在吾友金沙溪長生不  
改師法能持其說其言曰其學以收心養性為本而  
一於主靜至於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道無不  
研窮芬華之中自持逾嚴屋漏之隱謹獨無愧涉覽  
經傳若遇自得處輒欣然朗讀非有疾病未嘗偃卧  
余謂公入處正而覺處透故說時裕而做時敏又疑  
其進學之序若禹之鑿龍門也先從肯綮處透汝漢  
濟潔沛然順勢故見之者若上達而後下學然世安  
有倒用工夫者嘗聞經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傳曰  
自明誠解之曰天開日明自然無蔽間有英爽過人



則能超形氣之私脫去窒暗之白其立也猶蜃閣之  
浮于海無斤斧繩削之痕而不可窮其間架抑謂是  
者非耶不由知索御風歷階而開闔啓鑰洞觀本體  
中持活敬故無恣濫之虞精義制事故有致曲之利  
逐曲舞交冰解的破後世皆可稱述焉嗟呼拔車山  
淵竟入丘虛出險無牽馭軸俱折惜也恨今世無傑  
巨人可以持衡而能輕重前輩者獨以眈眈余一人  
之見決千載不可考之輕重徒強顏耳人誰信之又  
不知後此幾百年幸兩有所不知何人如今李恒福  
者一人出而同其說則幾矣姑少竢之銘曰

道出於天而寓於人天存道存人去道堙自吾道東  
顯晦無時公惟厚棟任重不疑古哲人言義與旨微  
因公剖判如旅斯歸凡號儒者或善說事至於致用  
戒于差異繫公有言行必隨之大名之下古難善持  
屈而益明射夫折矢孰為後焉允矣多士紫雲之側  
維水瀾瀾銘于牲繫為示無止

昔我 昭敬大王右文興學好尊用儒臣其登于  
朝者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天篤降材有開必先雲  
從龍風從虎聖王作而賢佐出時則有若李先生  
珥遭遇盛際身任繼開若將以有為也乃以甲申



正月天奪之速 上降服喪食自疾及卒而英醫  
問交道藥餌便蕃既近臣致吊司馬致除司徒庀  
窆器宗伯詔竈禮凡所以崇終而康宗臣者備矣  
太學生及三學生徒禁軍胥徒奔走填門會哭至  
衆庶街巷輟卷而嗟者傾都咸一口言曰吾其如  
何及葬鞠出垆執燭而祖者皆舉音以過哀君子  
曰優優大哉德之祖洽於衆也如是夫壬辰之後  
七年不解兵儒服斃于地功利趨競私慾滔天挾  
書偽學之禁已兆為善者懼則異時宗李氏之道  
者宜若背面掉臂諱言其學而乃薦紳韋布日益

嚮往鳩材斬石圖所以垂永者委重於余固辭不  
敢凡六往返猶持不釋愍然敬諾俄又僂在素茂  
泯泯伏荒野前日士數輩以狀踵門速銘曰為初  
言故敢勤子多士須矣請子圖之遂拜受狀以叙  
曰李出德水縣其始有敦守者事高麗為中郎將  
六世而至判官諱宜頤 贈大司憲生諱巖 贈  
左叅贊生諱元秀 贈左贊成德水之李其稱蓋  
久至公益大著初進士申命和竒愛一女穎悟邁  
倫通古今書善屬文工繪事年十九歸于李氏  
嘉靖丙申申夫人方重身夢龍騰海入室抱兒納



懷中已而公生三歲自知文字五歲申夫人疾病  
禱于外家祠十二贊成之疾亦然人始異之十六  
夫人沒慈良於喪廬墓不釋衰三年如一日十八  
有求道之志放迹山寺偶閱釋氏書感死生之說  
又聞有所謂頓悟法十九入金剛山堅固戒定常  
自念于心曰萬象歸一一歸何處思之又思終未  
有窺窳然後盡棄其學遂發篋而取孔氏書伏而  
讀之逾年以出都中宿儒皆注意高仰之折輩行  
求識面謁退溪先生于陶山辨論義理退溪多從  
公說嘗致書于公曰發軔正路存心古學他日所

就何可量哉前後簡牘具在本集自是學益精道  
益明餘事文章爾雅紆餘游刃射科發必中鵠甲  
子就司馬明經兩試連為選首時稱九場壯元歷  
地部春官天曹郎署正言校理 賜暇湖堂等職  
華聞日隆公陳情自劾曰暑年求道學未知方汎  
濫諸家遂耽釋教從事禪門迨周一年豈期好官  
儻來也 上曰自古雖豪傑之士未免為佛氏所  
陷溺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不許嘗於 經筵言  
治亂陳王事發言動聽聞者灑然又因書堂課製  
陳王霸治安之道名曰東湖問答冀有以啓發



上心一日上語及乙巳事大臣有言善士或有坐  
死者公駁言曰大臣不宜含糊姦人造飾遊辭草  
薙士類籍以偽勲今當新政宜先削勲正名國是  
乃定建而倡議於朝則朝中先輩尚或有難公獨  
抗言不撓遂悉力擊破之無遺朝野增氣庚午自  
以學不加進不可以從政遂棄官歸築室于海州  
之高山而龍蛇焉非聖哲之書不讀非義雖千駟  
不顧也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朝議逾欲縻以爵  
累拜天官員外至堂中書薇垣亞長間或黽勉入  
朝皆不久而退其以直學入也朝野知公有確然

之志三司至文章請留而公則去矣公自親沒之  
後事庶母及伯兄寡嫂如慈母事仲兄如嚴父告  
面定省老猶不懈家政悉聽庶母祿俸不自專嘗  
讀書至張公藝九世同居慨然曰九世之親雖難  
同室至於兄弟豈可分異乃與兄弟羣從同堂連  
枕每酒食之會命弟彈琴少長歌樂晨拜家廟退  
序于堂子姓男女以至家衆庭禮栗如一人執禮  
展讀家訓一遍衆叩首敬恭聽一門抵此賴之俄  
陞同副承旨公每見上動引三代上以為迂  
闊至是又勸上奮發大志且曰自古儒者難與



俗吏謀儒者曰唐虞可立致俗吏曰古道必難行  
故俗吏詘儒學儒學亦詘俗吏均之兩言皆非也  
為治當法堯舜事功則須以漸進臣言三代者非  
曰一蹴便到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故漸圖  
至治耳時新喪退溪方欲議謚 上以行狀未撰  
難之公言滉之言論風旨已著於世行狀有無非  
所輕重 殿下於已死之賢猶靳一褒滉之有謚  
雖遲一年固無不可竊恐四方疑 殿下無好善  
之誠也甲戌上萬言疏 上命書一通朝夕觀省  
其為諫長一日 命進黃蠟五百斤公廷爭之強

上責問誰受公言道路喧言將造佛像 殿下  
但當內省有則改之何至峻拒 上曰敢諱言根  
非無隱之道至欲治以造言之律公曰臺諫有聞  
即諫是謂無隱今欲以重律加諸諫官不幾於一  
言喪邦乎時 天怒益震同列縮頸而公對益切  
不少挫 上亦悔之 命還其蠟既而病免歸就  
拜黃海道觀察使明年辭還拜副提學 上於經  
筵謂公曰四書小註錯亂須經刪定今以委爾時  
朝臣前後輩多以形迹相標榜至有東西黨朝端  
始騷公預憂不靖言於盧相守慎請兩出沈義謙



金孝元外郡以鎮之於是義謙得開城孝元得富  
寧公曰北塞非儒臣所處孝元病弱懼不生還乃  
言於上上反以公黨孝元不從後公又力言不  
已孝元遂改三陟或曰天下無兩是公於此務欲  
兩全何耶曰二人致朝廷不和則兩非也然俱為  
士類必欲是此而非彼其勢無時可息惟當和解  
消融朝議不以為然乃決歸既退而承旨諫長東  
西亞銓全羅方伯等官皆儻來而適去者也其居  
海州屢徵不起日教授學子遠近至集庚辰擢長  
御史俄遷諫長時戶部缺尚書大臣薦授之并提

文衡節財勤民去其所惡下天上施壬午移判吏  
曹舉不失選俄陞崇政為右贊成冬王黃兩詔  
使來命儐于京及饗宰修爵公自縣間登成拜  
黃問是何有山野氣得無為皇華起耕釣耶譯人  
曰壯元三塲盛之玉堂久矣中歲雖退處鄉園入  
贊黃扉亦有年矣兩使起敬至稱先生而不名事  
竣移判中兵時北虜寇亂戎務填委公手判口決  
目覽心計不相參涉渙若不思上多公之為專  
屬任公北闕事事積而不鬱並行而不謬人人竊  
言曰不有我公其能國乎公嘗建議欲養兵十萬



以備緩急柳西厓成龍以為不可公退朝謂之曰  
國勢不振久矣俗儒不達時宜公亦有是言耶壬  
辰之亂西厓嘗語朝堂曰當時無事吾亦以為擾  
民今而思之李文靖真聖人也公平生以一朋黨  
改貢案約定祀禮以紓民力為先 上初甚濩落  
歷試既久則信之益篤方倚以為政公亦聳善抑  
惡直行不顧反有不悅者陽浮慕之而陰置畦畛  
夔言放紛謀撓 上眷甚其所為而齟齬之日甚  
至乃奮其朋勢傳致微文而顯劾之公引咎乞退  
上曰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疆場多事方藉

卿撫定其勿疑沮公亦上章不已 上曰寥寥千  
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絕無而僅有之卿不聞  
向者之教乎丁寧一言鬼神亦知之公愜然詣闕  
自陳時大司諫宋應澗獻納柳永慶執義洪汝諄  
曲翰許筠等曾為公所斥挾前憾論之益甚一日  
上教大臣曰李珣嘗裁抑新進惡其趨時黨附  
累為陳論見忤時論久矣乘時伺釁必欲劾去而  
後已納馬免防先行後啓特因多事未遑耳是豈  
擅權凡公卿之承召不來者多未聞論以慢上是  
何臺評獨能直截於珣乎夫擅權慢上入臣極罪



而乃請罷職有如乙巳姦臣目之以叛逆而罪之  
以罷遣者之為耶成牛溪渾被徵至京疏陳其狀  
領議政朴思庵淳請對力為救公兩司復再論淳  
渾而太學生四百餘人守闕伸辨都承旨朴謹元  
等以為偏黨悖亂 上曰爾等杜塞人言掩蔽聰  
明將欲何為今人心不服義士奮袂爾等雖欲彌  
縫不可得矣兩司因伸救政院 上曰太學公論  
所在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公論焉得以  
廢也彼么麼數臣昵伏近密恣為朋比真小人而  
無忌憚者也予不舉流放之典使魍魎之類聘驚

於昏夜已為失刑兩司反欲伸救耶 命竄朴謹  
元宋應漑許筭公去國未幾以判敦寧府事 召  
辭不就 上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家耶其冬  
特除吏判 下諭切峻公不得已入謝 上即引  
見公引咎陳謝請還三竄仍乞致仕後六十日病  
不起時年四十九公字叔獻學者尊之為栗谷先  
生所著有擊蒙要訣聖學輯要小學集註及文集  
十餘卷行于世墓在坡州紫雲山下夫人盧氏附  
焉即宗簿正慶麟之女無子側室子曰景臨景鼎  
盧夫以遇壬辰之亂奉主歸山足罵賊遇害事



聞表其間公嘗以諫長至京余以弱冠拜公于邸  
舍則諄諄為學之要曰余已有歸志子若有意訪  
我於石潭自是公不歸余亦乾沒於世自畫於門  
墻不得窺其涯涘今當大事腐毫不能為言獨其  
徒能審視而謹書者往往而在吾友金沙溪長生  
不改師法能持其說掇公世系言行及歷官始終  
請銘以詔後噫公規模之宏遠議論之平正開物  
成務之才窮天貫古之識致君澤民之大志進退  
出處之大節赫赫在人耳目烏待余言贅其學以  
收心養性為本而至於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

之道真知實見精詣力踐紛華之中自持愈巖屋  
漏之隱謹獨無愧教學者必以立志為先循循有  
序開導以誠和氣藹然表裏洞澈與人講學所見  
恒出人意表立言著說橫豎無不當理與成牛溪  
為道義交嘗見胡雲峯以情意之發分屬性心退  
溪又有理氣互發之說牛溪尊信退溪常主其說  
公以為發之者氣所以發者理無先後無離合不  
可歧分辨柝徃復累數十書間有發前賢所未發  
處不泥前書自契經旨後栗谷千載必有神指妙  
按方尋真脈不然認瀆為乳者衆矣蓋公入處正



而覺處透故說時裕而做時敏又其進學之序若禹之鑿龍門也先從肯綮處透汝漢濟潔沛然順勢故世之見者疑若上達而後下學然安有倒用工夫者嘗聞經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傳曰自誠明解之者曰天開日明自然無蔽間有英爽過人則能超形氣之私脫去窒暗之白其立也猶蜃閣之浮于海無斤斧繩削之痕而不可窮其間架昔程子謂邵堯夫空中樓閣朱子謂張敬夫不歷階級而得之抑謂是者非耶不由知索暗合道妙開闔啓鑰洞視本體中持活敬故無恇懣之虞精義

制事故有適用之利逐曲舞交冰解的破後世皆可稱述焉嗟呼拔車山淵竟入丘虛出險無牽馱軸俱折惜也恨今世無傑巨人可以持衡輕重者獨以眇眇余一人之見定千載不可考之論徒強顏耳又不知後此幾百年幸而有所不知何人如今李恒福者一人出而同其說則幾矣姑以俟之  
銘曰

道出於天而寓於人人存道亨人去道堙自吾道東顯晦無時公惟厚棟任重不疑惟古典訓義奧旨微公徐指示如旅斯歸凡號儒者或善說事至



於致用戒乎差異繫公有言行必隨之大名之下  
古難善持屈而益明射夫折矢孰為後焉允矣多  
士紫雲之側維水瀾瀾銘于牲繫為示無止

月沙答沙溪書曰鰲相所撰碑文謄書以上此  
文之出多士之質疑於侍生者甚多或嫌其推  
許不滿或疑其論癸未年事不明白侍生之意  
則諸說皆非也此翁喜為古文辭不欲沿襲宋  
儒陳文故當初製時已憂其有此謫屢言於生  
矣先生一生所施設所建白若欲掇入無漏則  
須用先儒文字方可詳備而欲守習氣不肯敷

陳未免有牽強不暢語然無大段闕遺自是碑  
家體格推許則可謂盡矣只銘辭未結文氣必  
似低衰然起得太突兀何可謂不滿乎癸未年  
事羣小雖以黨論攻擊在先生特一蚊虻之過  
耳君臣際遇可謂千載一時然此非先生大段  
事業先生常以拔出流俗打破東西為意則何  
必以癸未年事為先生斷案而費力詳陳於墓  
道乎况碑文與行狀文體自別此等事鄙所撰  
行狀中似已備入矣大槩鰲相此文自是奇作  
今世無能為此者况今已作千古人誰能加減



白沙集卷之十七  
一字又誰能捨此而偃然為段文昌乎多士之  
哢哢久應自息尊丈須痛言於諸人以定羣心  
又曰前書所示鰲碑尊丈之意既已釋然此實  
鄙情當不疑而定用第碑文中多有可議語再  
昨與鄭時晦吳汝益諸人會而揣摩則序文起  
頭及銘辭起頭不但文氣突兀推許亦盡甚好  
甚好其間有些少語病此則雖略加點化非入  
結撰新語只添原語使之詳備而已相公在時  
亦以為然任人安改矣又曰與時晦汝益可晦  
諸公會諸生勘定南窓老丈今方寫石大槩羣

意以為作者作古雖一字不敢增減云則此文  
雖棄不可仍用也既云不可不用而又有不得  
不改處則略為刪潤務得備詳俾無疑議為當  
至於論學處則鰲相之意雖出推揚先生高明  
透出處而措語皆出外家千萬人見之皆以先  
生之學為或近象山或近禪學或似花潭南冥  
云吾儕見之亦復如此一邊好詆議者應添一  
般唇舌先生之學門路最正見得最高而緣形  
容不襯使人生疑作者之意雖不如此安能家  
道戶說也以此時晦汝益之意則總論以下極



欲盡棄而改之鄙意則以為文之歸重在於總論若盡改則文體不倫且極未安不如全用原文而略添數語以證前賢之論略改數字以破後人之疑而已故羣議終循鄙意如是勘定只恨尊丈不在此不得面承清誨也又曰白沙公為文以氣為主下語務出新奇今者論先賢學問而不用儒家文字推許則至矣而語或不瑩其曰鑿龍門其曰上達而後下學其曰蜃閣之浮于海等語其意蓋以先生之學一蹴高明似無循序漸進之功故人或疑其倒用工夫而此

特英爽過人所見卓然故也此是白沙洞見先生之學自謂獨得妙處故其下所謂傑巨人眇眇余一人之見決千載不可考之輕重等語皆指此也主意如此而人皆不能解見安能家道而戶說甚可歎也然此是筆力奇傑處決不可雜以拙手鄙意則終始如此故全用原文而略添程子朱子語以證之

同知中樞府事 贈純忠補祚功臣領議政權公神道碑銘

今 上即位之十七年癸未用漢興廉舉孝之典以



繕工監正權常特進通政居四歲以年八十增秩嘉  
善遂推 恩三世 贈官有差於是考典牲署叅奉  
諱振為戶曹叅判王考司導寺副正諱旭為承政院  
左承旨曾考戶曹佐郎諱溫為通禮院左通禮凡大  
燕饗大朝請許乘軒出入位在尚書下皤皤黃耆天  
下模楷士大夫過其間者咸拱而式之曰猗歟美矣  
爵一人而世之為父子者興焉後十六年甲辰以子  
俠請援 天朝救難有功策封為宣武功臣且與兄  
愔從幸關西並錄扈 聖原從重封爵卿禮秩視三  
公生榮死貴孰與高下既俠加階資憲出為全羅道

觀察使踵門辭余仍以狀授之曰子宜為銘按狀公  
字吉哉其始有金幸者甄萱之亂守古昌郡自以新  
羅之後憤宗國敗亡以郡迎麗祖為復讐計麗祖以  
炳幾達權賜姓權陞郡為安東府畜德產祥代有偉  
人至諱溥封永嘉府院君五男三壻並受勲爵時稱  
一門九封君之慶八世而至叅判公娶司議申澮之  
女以正德三年某甲生公生有異質幼不好弄七歲  
叅判公捐館號哭如成人望望然執朝夕之奠盡三  
年無懈色日在申夫人膝下見夫人血泣潛如也輒  
以袖拭而止之夫人時為之順變常撫之曰吾兒異



時方當以考成名李校理忠槩名重己卯羽儀士林  
愛公穎脫教之幼儀知所感發長與羅長吟湜及弟  
淑翼等友善戊子成進士守約窮里隣人罕見面一  
日門外官人捧除書報喜曰為 文昭殿叅奉家人  
相訝謂為誤報及徵之蓋即官薦才行也當時重即  
薦非聞人莫敢與如公者自晦而名益顯則談者謂  
谷蘭香遠己卯以直長丁外艱乙丑以義禁府都事  
陞漢城府叅軍俄薦司甕院主簿出為雲峯縣監勤  
謹清約歲惡貶食省用救乏處業以鳩流民使民自  
占願受廬地著者踵相接後有本道文士嘗干以私

不售者中以宅比及詳公名行即愧悔曰吾平生不  
良唯劾權某一事其見重於人如此歷東叅主簿掌  
隸院司評龍岡縣令司甕院禮賓寺等判官宗親府  
典籤廣興豐儲典設等守禮賓寺副正繕工監正所  
至職辦終以孝顯公每遇忌日必先期斲魚肉以至  
其月及是因以疾作家人請膳肉公曰世豈有長生  
者吾如是歸盡足矣遂苦痢增劇以己丑七月某日  
卒于第享年八十二卜得是年九月葬于通津縣某  
山從先兆也公娶羅某之女生五男三女曰慤丁卯  
文科壯元承政院左副承昔曰悞丙子生員蔭補高



陽郡守曰愷甲申文科黃海道觀察使曰某戊子生  
員早逝曰快丁丑文科卽踵門乞銘者及其兄愷與  
余善女適學生鄭熙老次適內禁衛韓孚次適縣監  
申吉元早逝內外諸孫六十餘人公不喜芬華自奉  
甚薄寢藉草薦唯於奉親左右就養所命能具食上  
必置陪鼎親執匙箸時其滑甘而忠養之視其庖猶  
有宿肉矣朝夕在側愉色婉容備至每夜親定衽席  
在視寒燠夫人嘗有不安節公不解帶不舉匙者月  
餘及疾稍寢則夜輒沐浴祈天乞以身代夫人得徐  
蘓累日時人謂之孝感及屬纊公年當異糧擊心爵

踊致毀疑死而猶封墓不藉除具奠不代人手執皇  
皇一於禮不苟廬于墓側日再展省絕菜果鹽醬唯  
蔬食水飲終以骨立人或危之得不減性者豈天佑  
歟及反而亡焉失之則唯朝夕上食仍行不輟曰固  
知末失不忍遽停遂終身行之居家有事告廟乃行  
出告反面一如事生未薦不敢嘗新見所嗜輒卻不  
敢食祀事殷事必竭情盡慎而誠若與寡妹同居怡  
怡如也衣食財用先妹而後已視甥姪如已出裝資  
嫁娶人不知其有異故四十餘年未嘗有毫毛間言  
國有虞憂輒形於色至廢寢食遠近 國忌皆不敢



食肉至七十猶然常謂子弟曰先人之葬吾年幼弱  
不良及也窀穸之事沉痛在心我死慎勿厚葬以寓  
余至隱也常所雅言貴從自己身心近裏下功而已  
視世之綵績飾心者蓋蔑如也嘗戒人曰難制者慾  
苟能克己自然與天合也晚年靜處一室子弟燕見  
亦未見其有惰容日與之討論經傳曰人間樂事有  
過於此者乎立教嚴而有法庭訓所暨諸子相繼登  
朝則戒以勿喜交遊勤以奉公唯以守靜居簡為家  
法余讀其狀曰余也幸銘入墓而得可師之道三忠  
孝一致友慈同源篤於守故勤於職三者備而人道

至矣天道福善幾如是而不有位且壽也凡習為史  
氏家言者文則已過訥則已慤今余惡乎從與其夸  
而滅實豈若慤而傳信直叙而羨自見公之謂矣况  
余不文曷敢有加辭焉謹序其家狀因以自警也銘  
曰  
火傳於氣氣所及者遐木返於根根復萌為芽嗟維  
權君維孝世其家

招討使李公延安碑

昔在萬曆辛卯 上謂羣臣曰日本酋秀吉塹海負  
嵎虛鳴隣邦虐始於我終圖射天夸慢自雄出不遜



語其嚴諭禍福逆折姦猖毋俾再肆明年壬辰戍人  
走呼有寇大來踣釜拉萊踰嶺涉湖袒楊而蹈腹內  
指顧之頃遂大蹂我四境時則有若李統制舜臣以  
舟師拒閑山挫銳海上有若金節度時敏以孤軍嬰  
晉陽抗難南州有若李招討廷菴以義旅守延安奮  
忠於前有若權元帥慄以南軍鎮幸州最鋒於後會  
天朝大將軍李提督如松提兵五萬擊破平壤聲  
生勢張互為犄角以能復我三京再全八路 天子  
嘉之褒詔賜金於是天下游談者咸一口言曰武夫  
職耳儒者乃亦爾耶後十三年乙巳 上策勲頒賞

又後四年戊申延安人謀所以載烈垂永者來問銘  
余辭不可謹按故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 贈效忠  
仗義協力宣武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判  
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  
月川君李公諱廷馨字某故為吏曹叅議時 主上  
西巡以公弟廷馨前守開城寄惠未亡 命留鎮之  
廷馨乞與兄同守及臨津師潰公擇形便為分守計  
以是年八月二十二日至延安府中豪傑有宋德潤  
趙光庭等聚徒百餘迎曰公有舊恩在本土乞留活  
我公笑曰吾今日得死所矣即入城募得五百餘人



白雲集卷之十七  
三十五  
提衡以勒之曰疇能為我管四門鑰疇能坐甲登陴  
使賊不敢近壕疇能管我糧餉疇能繕我器械隨才部  
分訖聚礮於墩列釜於傍老幼趨事羣能著職二十  
八日賊酋長政劫掠載信諸郡攻陷海州以兵三千  
餘人與江陰之賊悉銳而來城中色駭有欲出陣計  
者公曰我既與兵民約同死生陷民自濟所不忍也  
良怖甚者任自出城不汝拘也一軍咸願死守日既  
具賊進圍三匝俄有一賊帥周觀城外摩壘而過勢  
益張甚門將張應棋一箭洞胷而死賊氣死不敢輕  
出別於西城以飛衝下瞰城中以大砲碎之則亂發

火箭圍中多草屋人皆心內懼洶洶忽迴風大起煙  
焰外靡賊計無奈何撤廬舍填壕塹遂鼓士陵城羣  
而蟻附之公知不可為乃坐積芻戒其子濬曰城陷  
可自焚聞者感泣一力而齊致死如是者凡四日賊  
亦死傷過半是夜師燔賊已聚死屍盡焚之翌朝乃  
解圍去我軍僅斬一千八級奪牛馬九十餘匹軍糧  
一百三十餘石朝廷聞公被圍上下憂危及捷至只  
言賊以某日圍城以某日解去一無張皇語議者咸  
言却賊易不伐功尤難 上特加嘉善為本道都巡  
察使文武將官皆聽公節制仍賞諸將以下公之在



兵車駕西狩龍灣隆景持重兵據松京列營黃鳳  
連綴江陰危動浪江直搖關西長故猖獗海濱放兵  
四劫南路阻絕公一戰而翦其觜距賊喘汗自戡剪  
牧不敢近公城下海西十三州皆復為我有二南勤  
王之古由牙山江華渡龍岡達行在奔問有路漕  
輓無碍公之力也公慶州人余同自出相善年十八  
陞上庠二十一明經及第少試郡邑民呼召杜及叅  
銓衡世期姚宋餘事文章亦多鳴世不幸遭亂功光  
疏勤弁冕中興精神汗竹秩登勲尊享有元祀恩  
推祖先事載無止既金忠孝兩有文武作人如公寔

維丈夫

統制使李公露梁碑

在昔壬辰南寇匪茹連艦泛海由嶺而湖者其蔽曰  
閑山其界曰露梁其扼曰鳴梁若失閑山露梁不守  
直感鳴梁畿輔搖心矣疇克有庸式遏三道越乃元  
侯統制李公日君之使命余視師臨發有教  
曰故統制使臣李舜臣其勤王家捍衛我南邊無祿  
大命隕墜予惟嘉寵之廟宇不立無以勸忠汝往欽  
哉臣受命而退稽諸祀典曰以死勤事則祀之能  
捍大患則祀之茲惟貞哉載在故府追惟亂初公職



在湖南官守有限以國害為深羞隣灾為已憂踰南海蹈寇地玉浦之戰露梁之戰唐浦之戰唐項之戰栗浦之戰閑山之戰安骨之戰焚燒賊船二百二十餘艘斬首五百九十餘級溺水死者不記其數賊死咋不敢近公寨下因陣閑山以遏賊衝至于丙申代斲血指閑山敗沒於是舟師敗將奔卒及南土之民舉咨嗟一口齊聲曰李統制若在豈使此賊窺湖南一步地朝廷急而求公再莅前職公單騎召收進陣鳴梁猝遇夜襲用以致死以十三新集之艦當大萬蔽海之寇破船三十賈勇而前賊遂退遁戊戌 天

朝大發兵來援水軍提督陳璘與公合陣奇公之為必稱李爺而不名其年冬賊合勢大來進至露梁公自領銳師先嘗其鋒 天兵夾進與公掎角是日鷄鳴馮夷啓道飛廉戢威四維塞舉軫乃曉中兩軍齊作千帆飛舞公先躍入乘銳崩之賊乃蟻潰救死不暇鼓音未衰將星沈彩公於黎明中丸而顛猶戒衆諱言死曰恐我師燿也提督聞之以身投於船者三曰無可與有為矣 天兵亦却肉不食南民奔走巷哭操文以祭之老幼遮道而哭者所在如一嗚呼若公者可謂以死勤事能捍大患者非耶宜其勲為元



白雲集卷之十七  
臣爵為上相賜之茅土形圖麟閣食報無窮又使英雄永拔危涕丈夫生世良足千古况余受命職當南事敢不良圖時李統制時言聞言感激實主張是凡軍中將校卒伍飲公之德者蹈舞上恩慷慨公死千羣雀躍萬斧電翻不十日而告訖功後十五年甲寅海西柳節度珩走書來願以露梁之事載烈垂永余曰公之德在南民口碑不朽公之功在社稷者曰太史有錄何事於碑唯其處家愛恤孤姪恩若已出內行之淳也在軍數年大開魚鹽廣設屯田軍無乏絕所得戰賞施下無餘外行之備也至於和易

之德果辦之才刑賞必當之勇作人如斯足為百世聞人而在公則為疎節可略也已銘曰

在壬辰歲狂寇不臣虐始於隣列郡瓦裂迎敵津津若蹈無人時維李公其氣益振扼拊海濬皇者其武出師姓姓命虎臣璘列缺掉幟玄冥司辰賊窘兩囂師于阨巷大戰其垠矢集脩鱗斃蛇掉尾毒于公身不佑于神露梁殷殷維水淵淪樹此貞珉後天不墜公石嶙峋維永宗禋

都元帥權公碑陰記

公卒既殯其宗人之從事於軍者見余泣且言曰公



在軍常取一卷子若有所劄錄者曰我死有壻李議  
政在必能誌我墓以此銘哉足矣余發其篋得所謂  
卷子者有記其幸州之役 天朝總督軍門大司馬  
宋應昌咨獎本國者曰權某扼守孤危時抗大敵板  
蕩忠臣中興名將繼而兵部尚書石星 奏之則  
天子嘉之有勅諭本國者曰今觀全羅斬獲數多該  
國人民尚可振作其下又記丙申 上教有云卿忠  
勞茂著勇略超世名聞天下威懾敵國元帥之任捨  
卿伊誰及入對 勞之曰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  
又曰今時事粗安繫卿之功是賴殄殲亮賊奠安國

家予惟望之仍 賜厩馬云云等語皆公手跡宛然  
余讀之喟然曰多矣哉此足矣彬彬乎文哉又奚以  
假辭為也况公有命敢不克遵以光大其寵靈乎而  
於碑略之則又懼史氏之或逸也碑成遂假其背以  
記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七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八目錄

墓碣銘

贈吏曹判書洪公墓碣銘

進士崔公墓碣銘

完山府院君李公墓碣銘

羅公墓碣銘

廣林君李公墓碣銘

宗室原川君墓碣銘

承旨閔公墓碣銘

知禮縣監李公墓碣銘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八  
司宰監正朴公墓碣銘  
衿川縣監崔公墓碣銘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八

墓碣銘

贈吏曹判書洪公墓碣銘

古云樹田不如樹德余以為名言以是徵於世班班不一差試以耳目所覩記近世如洪氏家所成就者尤信也余友君瑞卽其承家子也一日洪君見訪言及迺家事其言曰草鄙之人無功德及人爵列大夫非余力敢任維世傳德種福以遺之若稽往古高麗直學之慶後六世而吾父也有隱德至行世無知者泯泯處禁衛中日與羣武士周旋溫良勤厚慈祥愛



物樂成人之美不樂言人之過其於得失利害率順  
應而不校又有高麗判典農事曰白敦之後有諱承  
秀為醫書習讀官者有三女其中最愛者曰吾母也  
婦儀母道宗黨式之先人苦風疾累年家益凋落或  
勸使歸鄉力田以自給則曰愁使三子撥糲而老於  
田耶教督益力撥食佐讀書以繼夜則母子一燈分  
光執業講誦之音與機杼相和遂克成初志光復墜  
緒今吾既捷魁科登顯仕得推 恩三世父祖與榮  
焉有以上舍生蔭補刑曹佐郎者曰鸞祥吾弟也又  
其弟曰鳳祥文科卒官成均典籍吾有二妹一曰元

宗楷一曰李茂男皆士人吾有六男三女其長曰灤  
見今為弘文館校理其次曰靈曰霽曰霽相繼陞上  
庠一為 獻陵叅奉一為義禁府都事曰雷曰霽雖  
少皆昂然見頭角女適社稷署叅奉李敬裕次適生  
員趙公淑次適士人許啓鸞祥之子曰霽曰霽皆成  
進士鳳祥之女三人長適李弘憲次適鄭時赫次適  
李有養亦佳壻也元妹有五男二女進士長吉最長  
也亨吉貞吉及小弟與李妹之二男女皆穎秀霽以  
下十餘人俱各有子每俗節及壽辰登堂奉觴而趨  
膝前阿氏不盡辨舍飴而點頷者六十餘人出吾門



者俱力學有遠望入吾門者亦謹飭諧琴瑟後出者  
逾益竒有過諸兄無不及焉則異日吾門其庶幾矣  
吾以不才加于羣俊之上不自多其趾美惟持盈是  
懼余聞言作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言樹藝在始所  
種不疑舊有聞也今於子益驗矣後三年己酉十月  
七日白夫人以年八十二下世以其年臘月附葬于  
先壠明年夏洪君使胤子寰具家狀屬余銘諸墓謹  
按洪氏出安東豐山縣遠祖直學之子侃都僉議舍  
人世推為洪厓先生有詩集行于世至孫諱倣進勇  
校尉左軍司正生諱繼宗司圃署別提生諱禹甸忠

武衛副司勇自洪君起家至嘉善冠惠文立柱後日  
彈治朝廷邪枉別提公 贈通訓為左通禮司勇公  
贈通政為左承旨內禁公 贈資憲為吏曹判書  
公本部將諱世敬之子部將與承旨為再從兄弟承  
旨無嗣故以公後之部將娶慶州裴氏女以正德丁  
丑生公以萬曆辛巳六月卒得年六十五葬在高陽  
高峯山公諱某字某少學書不成去業武又不第調  
內禁衛再守邊堡戍人歌樂之公雖以弓刀立名乃  
其性卽君子長者睦於親戚誠於奉先見世尚文而  
賤武益悔其投筆教子弟尤篤其攻文也必舉陶長



沙惜分陰為戒其遇事也必舉漢昭烈勿以惡少而為之勿以善少而不為勉之承旨公晚畜婢妾頑暴不率居家喜造為不法事承旨老益倦或不能一切以禮法繩之讒說甚撓勢甚扞捏而公夔夔齊粟及承旨歿舊業餘為其掩有者一無問婢亦感悅嘗語諸子曰吾家世積德蓋久部將公辰日我將以脂牲為壽滌除以埃里有病瘠牛牽而過吾門者先君遽命易之以業其里人是雖細行亦侏儒一節異日爾輩所宜體行故在今後昆不墜先訓肫肫謹厚循是以往則洪氏之祿猶未艾也洪君名履祥君瑞其字

也於序為長與余善銘曰  
溫溫吉人泯迹於時媿德有配雙璧無疵基慶以埃維後之貽孰是行也而可無紀高峯之麓龍虎對峙銘以識封以永垂示

成均進士崔公墓碣銘

昔我 宣宗大闕于西郊余與隣友草山而竊窺焉日盱觀止矣俄聞呼趨且辟避入道傍空舍先有冠童數十人倦從仄徑來游服放紛或褰者袒者夷踞放談而謹呶者若生駒之羣騰于槽而相蹄啣焉見有間行一小生鳳眼星煜德宇淵停出班而揖余同



行者睥睨語移時覩下言徐如顔有心者余心異之  
肘之問誰友人曰子不識耶是世所稱神童崔氏子  
澱也夫夫九歲辭家負笈海州從粟谷受詩史筆追  
懷素詩類青蓮餘事音律傍通繪事琴嘯笙笛之戲  
梅竹蘆鴈之妙凡諸曲藝允臻其極駸駸乎有古作  
者遺韻異時張吾軍而主夏盟者將在於斯明年乙  
酉聞成進士後五年己丑冬人以訃告余愴焉失圖  
若掌珠之墜于淵也又後二十有二年其胤子有海  
以其家狀逐臭於老夫按狀崔出海州為望族高麗  
文憲公冲位冢宰時稱海東孔子其後有諱靖卒官

禮曹佐郎生諱文孫司憲府監察生諱瓊訓鍊院都  
正 贈兵曹判書生諱汝雨渭源郡守娶尚州李氏  
以隆慶戊辰生君靈苗既秀粹乎其生色也若皓月  
之揚輝家人殺鷄聞其聲惻然却不食家兄勸學扶  
其不勉輒自進夏楚受罰唯謹及兄之亡瘠色洵涕  
越禮心喪十四中貢試及入禮闈則栗谷為考官心  
以師生為嫌詩成而竟不薦聞者益知有隱德焉及  
長傑然有向道之志澡身飭志過言不再羣居稠坐  
不見崖岸嘗製深衣幅巾燕處欽欽刮磨俗習離經  
辨志或曲肱假寐或通宵靜坐妻孥未嘗見情容嘗



見道家書心欣然庶幾有萬一冀其卒之年入聞慶  
陽山寺閉戶深居課更讀易因以成疾遂不起得年  
二十有二吁短哉當時執友考業於君而取益者在  
今若大宗伯申公欽掌邦禮以序天人大司徒黃公  
慎掌邦賦以登萬民是皆精神治理羽儀朝端將以  
稱於天下曰本州多名士幸而天假君數年義益精  
仁益熟得與二君子者馳騫於一時則其所樹立何  
如也君字彥沈配高靈申氏郡守鴻漸之女駱峯先  
生光漢之曾孫與君同年生少聰慧頗識小學等書  
既以未亡自居斷髮溢糜竟以是終葬在揚州紺坡

君初葬龍津戊申十月移葬于紺坡有一子卽逐臭  
者亦嗜儒天將以是償之耶銘曰  
有有之而不施者無無之而能施者無而妄施者灾  
也而有能施者宜也嗚呼崔君之有天若將以有為  
也其止於斯者竟歸之誰歟

推忠奮義炳幾決策平難功臣完山府院君李  
公墓碣銘

闕逢攝提陬月之夕余以僂人埃罪蘆原有傳完山  
府院君李公軸以是月八日考終于第年七十七  
上輟朝三日 命官賜祭廷 贈領議政余於公有



同官兄弟之義傷之固異於他人矣卜得是年三月  
九日葬于果川縣廣明洞其族孫鄭上舍斗源來致  
公遺意曰公疾病幾不能言矣書世系履歷及平生  
事始終而授之曰嘗聞鰲城學古文多銘賢公卿我  
死得其文誌我葬足矣今死者有知當有望於土中  
矣敢以是委重焉余曰嗚呼公有託敢不樂而銘諸  
公字子任自號沙村 太宗大王五代孫高祖曰禔  
讓寧大君曾祖曰顛順成君祖曰嗣祖嚳陽副正考  
曰希男極浦守娶吏曹參判南世準女以嘉靖十七  
年戊戌生公公生四歲南夫人去室極浦公憐其失

育苟望長成不加訓誨十二始學書丁卯陞上庠丙  
子登文科選入槐院辛巳陞監察遷戶曹佐卽出為  
禮安縣監政清令簡入為刑工曹正卽丙戌為咸陽  
郡守柳西厓嘆其清白戊子為安岳郡守時全州盜  
改立以王堂近臣解官家食圖為不軌呼嘯誘脅海  
西響應明年公設機捕聞先事齟奸隣有一守得與  
其事掩為已功居公之右 朝廷亦多云云而公略  
不與辨人服其雅量是年超授嘉善為工曹參判庚  
寅策勲為平難元功加 恩祖考辛卯陞資憲為刑  
曹判書俄拜議政府右叅贊自是三為判尹再判工



曹壬辰從沈相守慶於湖西為建議副使十月入義  
州上謁甲午為賑恤使京師之民賴以得活者衆丙  
申朝 京辛丑 特加崇政甲辰陞崇祿辛亥陞輔  
國府院君公配崔氏希慶之女高麗文獻公冲之後  
生一女適叅奉柳諍生三男一女曰龍曰雲曰羽女  
生員尹泰亨生一男女幼公卒無男子子取族姪應  
明後之登武科為縣監生三男一女友松友栢友梅  
皆幼公姿貌不踰中人而賦性貞素守志不撓見人  
非違若將浼焉一生通介不以時變遷易於世之逐  
逐勢利者輒喙嚙不正視封門據几不知有人性喜

漁釣常以釣緝自隨晚好詩學文善圍碁余聞不朽  
有三立功居次公猝遇亂萌霆擊落距階為不次勲  
為不名處世無迹制行無玷為國元老事可傳載是  
為難能銘曰

人有富貴而難得壽既貴而壽亦戒終咎公焉并取  
終乃有裕既順既完淡若不有銘以詔之以期悠久

### 羅公墓碣銘

羅生萬甲踵門而謂余曰竊聞丈人學古文多銘賢  
公卿今願竊有請也先墓羊豕之繫迄未有文今欲  
論撰以圖不朽吾之生也後不逮事祖考其懿行之



家傳者謹據其一二唯是事祖母李二十餘年日見其制行之餘則因知吾祖刑家之化矣吾祖諱允忱字彥甫十歲連喪父母毀幾滅性兄及弟矣繼有乙巳之禍自以少遭家難屏迹外影戊午登上庠癸酉及第益剷彩混世淡泊自守不求人知故官不過六品以戊寅某月日卒壽五十二葬在廣州北方里吾祖妣曰李恭定大王之後諱元紀之女也元紀公少與聽松先生友長為瓦署別提終卧不起以嘉靖甲辰四月初三日生吾祖妣明睿過人七歲授孝經小學三綱行實正儀等書過目成誦別提曰此兒天

資如此只此足矣遂不復教以他書嘗親齎傷無侍藥李不離於側檢方治藥藥必先嘗其居室必潔其窓壁斂枕整書齋如也十九歸吾祖治家有法中表式之凡古典前訓及婦德之少得於家庭者皆劄記冊子晨夜誦讀平居夜寢晨興竟夕執業欽欽益虔書冊弊壞不許粧壁曰字字皆父母聖賢之諱不敢恩也祭必親執務盡精潔未薦不敢嘗新及病篤思嘗碧魚家人以進則却不食曰未薦也內外之喪不離几筵親自奠獻凡蔬果之羨皆不入口暮祥之內不理髮不見齒不解帶服闋與兄弟分財輒自取薄



白雲集卷之十八  
常語子弟曰吾平生無毫髮欺心事汝等勉之癸丑  
月日疾革沐浴更衣正帶而逝得年九十明年正月  
耐于祖墓大略如是其細可槩也唯丈人圖之余受  
狀而興曰公行應銘法况賢配之行有所過也無不  
及焉敢不諾而銘諸遂盟手而書曰羅出安定為望  
族其始有諱天瑞仕高麗封安川君後至諱繼宗贈  
通禮院引儀生諱世傑 昌陵叅奉有子三良曰湜  
曰灑曰淑以學行羽儀士林其仲氏卒官成均典籍  
娶宗室高興守女以嘉靖丁亥生公寔德之合寔宜  
天昌克配德門產祥降嘏熊蛇入夢弄璋維二長績

早卒次級卒官輔德孝友忠信與余善女士人朴吉  
恬次士人卞希諄次軍器僉正郭珪次士人金惺次  
觀察使李用諄次掌令蔡衡吉恬二男曰某曰某希  
諄二男三女曰某曰某女某次某次某惺一男女男  
曰某女士人某用諄一男女男曰某進士女進士某  
衡三男二女男曰某曰某曰某女士人某餘幼級一  
男即乞銘者銘曰

瑞世雙璧媿德並美細推物理天不偶爾既齊其德  
胡爽其年北方之里維樹綿綿我銘好辭歸怨于天  
兵曹叅判廣林君李公墓碣銘



由庚辰至辛卯十年之間新進于朝者有友三人接  
武比肩相會以文相講以道其一李相朗甫其一李  
參判子政又其一吾同事 宣宗世謂之三學士一  
日吾過子政因數其長短世所不知者子政矍然曰  
何神耶亦數吾事若吾之知子政也遂相視而笑曰  
吾兩人真知己異時我先亡則子誌之子先亡則我  
誌之母相忘也後乙未年年四十客死礪山 上令  
三道護喪歸葬于廣州先人之墓次又後二十年今  
上七年之癸丑大封功臣原從諸臣皆得加階例  
贈領議政其孤玄聃以狀授余乞銘是歲明甫卒

余泣曰櫟以無用壽二友亡而吾獨在聯誌二家事  
苟人耳其忍是耶李為廣州大姓其始有諱集儻  
多大節與圃隱牧隱持相友善嘗劾妖僧辛旽不道  
事旽謀殺之負父南奔永川因自號曰遁村入我  
朝子之直當昭悼之變叩馬諫有大名子仁孫右議  
政子克培領議政至曾孫以乾幽谷察訪 贈左承  
旨生諱時茂掌隸院判決事恬淡好讀書却掃息交  
優於高士傳 贈吏曹判書娶宗室義原君億之女  
以嘉靖丙辰生子政子政生而阿氏病不能乳一婢  
抱置之外家四歲歸于母舉止異凡兒一門始竒之



十一授漢書於崔斯文豈豈常稱當世第一流十三  
以三都賦謁朴思庵淳思庵大奇之名遂大振世言  
李家有文章兒公卿大夫皆願一見丙子陞上庠庚  
辰登第選入槐院辛巳薦為史官壬午陞禮曹佐郎  
司諫院正言兵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時栗谷方典文  
衡一日經筵宣宗謂曰近日欲講訓義綱目可選  
年以才聰臣數人以進予欲預賜內箴御秩使之講  
讀以備顧問命下朝廷拭目栗谷薦進五人明甫  
子政與余與焉繼有書堂賜暇之命一時榮之自  
是吾三人歷官大略相同癸未為吏曹佐郎明年以

御史救荒湖南自是歷吏兵曹正郎兩司持平獻納  
弘文館校理己丑獄成與余以鞫廳郎官策平難功  
臣又歷掌令執義司諫應教典翰直提學辛卯陞拜  
同副承旨俄遷刑曹叅議還為左承旨壬辰之亂  
宣宗西幸至金郊驛子政進曰宗社位版尚在開  
城上卽以為禮曹叅議命往取來遂馳至城外  
居民止之曰賊將至矣徒死無益子政直往不顧載  
還木主追及於平壤增秩為兵曹叅判賊勢日惡  
宣宗將發平壤兩官分路余方判兵曹扈駕  
而西子政以亞判從衛中殿仍侍東官由慈山



順川价川熙川入長洞平田至谷山聞父喪歸癸巳  
甲午連三年 命起之辭以禮固不變 上特允之  
因 給祭需服闋拜漢城府右尹出為黃海道觀察  
使 陞辭 上引見因言行中遭喪之慘曰予未嘗  
忘也子政因泣陳時事入境首問孝子烈女及諸將  
士有功而屈者一一啓行之時朝廷草創法制未立  
貪官猾吏所在虎食子政建牙張蠹雖有大官儀範  
視其裝准一束書而已持身束下斬斬無私列郡望  
風斂手不敢為不法事未幾病辭柳西厓在備邊司  
言曰才臣不難得清如李某者何處得來 宣宗果

以為聞其盡心國事恐難其代再辭始 許入朝為  
廣林君子政娶都承旨李純仁女生三男玄聃元聃  
伯仲蔭補官皆無子其季真聃士人生二子幼承旨  
公從 幸死道中及是返葬于礪山子政乞歸葬遂  
卒于葬所子政諱廷立自號溪隱初子政於儕輩最  
先向道遊栗谷牛溪之門得聞為學之方遍交一時  
名士各為之盡性素寡欲於聲色貨利初無克去禁  
制之功而自不知其可好如癡人然與人無畦畛終  
日語未嘗有訖摺拂然於色者聞人一善輒欽歎不  
置在官遇事先審其義乎利乎如利也急起避之若



將晚已如羲也勇趨若嗜欲欽欽畏慎惟恐有一分  
瑕玷為終身累也事親至孝出入必告朝夕視膳朝  
而侍側竟夕不離常憐庶弟妹貧無依擇臧獲田土  
之羨好者優與之其於生產作業輒白眼視空至讀  
書著文常如不及靜處一室鷄鳴而起至午忘食者  
居多入至比之草玄銘曰

温然栗然玉在璞者耶泐然洒然水在壑者耶廣陵  
之南狗遷之脚有封之崇四尺者是為君之玄宅

宗室原川君墓碣

恭惟我 世宗大王克享天佑保有多男曰維諱瑋

肇君寧海毓慶三世篤生哲人寔我原川君肆昌厥  
基瑋生義 贈吉安都正義生末叔 贈銀溪君皆  
以公貴銀溪娶副司猛崔潤德女以癸巳十一月四  
日生公生而英粹治經為試藝科壯元二場超階正  
義銀溪公喜任俠尚佚遊無故未嘗一日去樂不御  
客至必彈絲吹竹歌呼嘯咏以盡日雖甌石屢空怡  
然不以為意家益旁落公極意營辦朝夕得甘毳以  
愉悅惟巧變務所以安之唯諾之際婉容如一日未  
嘗見窘色君子以為難及疾稍寢公嘗糞以驗之疾  
不可為矣每夜必沐浴祈天終不可獲祐則啜粥居



廬而孺子慕者三年 明廟禮陟以逮事之久蔬食  
終喪其所移忠者又如其孝也壬辰之變 上特命  
兼都摠府副摠管及京城不守公以累重崎嶇連朔  
間聞 東官撫軍伊川麻鞋上謁 上在義州 皇  
帝下詔慰撫時舊典散失朝儀草草 朝廷以公達  
鍊故事差為司甕院提調 召詣 行在講迎 詔  
儀因再疏時務朝議多公之為加中議遣還仍扈  
東官明年 天子大發兵復三京朝廷始聞賊禍及  
靖陵以公為朝 陵使祇謁諸 陵仍行 靖陵  
代奠官九月赴廣寧告愆於顧軍門甲午春復 命

時兵火之餘加以飢饉轉死盈城每對案悲不下咽  
曰吾民同胞舉無食色獨安忍持梁刺齒肥哉得俸  
必分諸親戚之貧者自奉則饘粥而已宗黨待公舉  
火者常數家以是年五月九日疾卒壽六十二訃聞  
上輟朝市賜賻加厚卜得某月某日葬于揚州無  
愁洞公諱徽字士美娶監察呂世平女生一女適司  
憲府大司憲黃慎側室生二男長曰景沉次曰景淵  
黃慎生一女適海運判官沈光世三男二女皆幼公  
恭敬而溫文尤厚於親戚不問親疎一於雍睦歡如  
也待人必盡誠凡救難解焚唯力是視後雖有欺負



之者亦不介意居家以經籍自娛尤尊尚心經近思錄小學等書常以孝悌誠敬誘進後生諄諄如也遭亂以來語及時事必垂涕慷慨人皆服其忠懇嗚呼以公之以孝以忠誰之不如而屬籍睦親局而不展功不立於國澤不究於民則天之降才豈若是拘哉可慨也已

承政院承旨閔公墓碣

閔公卒既二年錦溪使其胤子瀾來曰斬石有日矣待子一言以賁羊豕之繫且比化者與有榮於土中矣謹按公諱善字尚之生於己丑三十陞上庠四十

四登第選入承文院為正字俄薦為承政院注書陞成均館典籍歷工刑戶禮等四曹佐郎正郎司憲府持平出為肅川瑞興兩府使陞通政為刑曹叅議卒官承政院左承旨壽七十其卒之年曰戊申十月葬之月曰十二月原曰坡州長嶺山夫人曰李氏余姊也諧琴瑟五十年卒無男子子有一女錦溪其壻也姓朴名東亮階為崇祿官為某勲為君者也生三男三女長曰瀾尚貞安翁主受爵通憲為錦陽尉女適進士李明漢曰漪曰某及二女幼李夫人故 贈領議政某女議政寔吾父也閔出驪興為望族鼻祖令



白沙集卷之十八  
十七  
謨仕高麗為賢相章節公騫事我 朝為大司憲生  
禮達禮達生球球生世良為承政院左承旨娶司果  
沈引源女是實生公亦左承旨父子聯躅世不多有  
始公之葬也余節惠誌之曰簡而坦率不為表襮慙  
而朴古不喜芬華嗚呼觀吾之誌者可以繫公之德  
矣今再申之不嫌複語貴實錄也其詳在誌

知禮縣監李公墓碣銘

李出真寶為望族其始縣吏積生子脩登第平紅巾  
有功封松安君再傳而至諱繼陽隱德不仕優於高  
士傳移居禮安縣後 贈吏曹判書生諱埴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生諱灑卒官司憲府大司憲嘗劾  
李芑姦狀為所嚙恨因已酉之禍中以他比事竟無  
驗猶流甲山道卒其弟曰滉世所謂退溪先生者也  
大憲娶引儀金復興女以嘉靖丁亥十月生公諱寗  
字魯卿真淳濶略不事表襮口不言人過工草隸踈  
財利少長於季父目濡耳染學不出門庭而時稱長  
德辛酉登上庠及 宣廟初政尊崇道學洗滌寃枉  
識者咸言李某傳德襲訓有家庭之教又有此先寃  
乃薦為省峴察訪未幾丁內艱卒未為造紙署別坐  
庚辰陞軍威縣監莅官四年因事坐罷甲申起廢為



知禮縣監越五年戊子三月卒壽六十二葬在禮安  
北燕谷其配李氏後六年癸巳卒明年甲午附李亦  
慶州大姓也父僉正健吾從祖也生一女郡守李彥  
直公歷典兩邑清慎為行罷歸之日稱貸而舉火卒  
無男子子以弟審之子有道後有道四男二女曰崱  
曰巖曰嵩女二人權克湛黃震亨噫如公者有德有  
行而無名官不過令吏壽不滿耆艾歿之後囊篋蕭  
然而種玉繁植天將以是有待耶是為銘

司宰監正朴公墓碣銘

朴出羅州為顯姓其始尚衷仕高麗為直提學子嘗

事我 太宗卒官左議政曰癸曰秉文承繼綿綿聯  
世有人秉文之子林宗尚州牧使 贈吏曹判書生  
兆年吏曹正郎 贈左贊成生紹司諫院司諫 贈  
領議政德隆位細有名 中宗朝朴思庵淳銘其墓  
娶南陽洪氏女生五男公於序最長諱應川字渾仲  
癸卯陞上庠薦為 王子師傅歷職泰仁縣監刑戶  
曹正郎鳳山高陽等郡守大丘利川水原等府使廣  
州楊州等牧使軍資判官軍器僉正漢城庶尹禮賓  
副正司宰監正公之弟應順篤生 懿仁妣我 宣  
廟宣廟初政時髦允集一命之除必在難慎公率以



德選不專為恩澤摺紳稱慶初議改捐館家益旁落  
公能經紀其家色養不乏訓諸弟以方嶷然若成人  
中表則之及長莅職不事表襮不求聲譽專上純心  
挫厥鋤鋤務為永遠之規凡所張施井必有幹故水  
不直行事事貫棘故民父母詹楚夏移情雖在劇地  
案不停牘庭無淹訟不大聲色而事常出名上後繼  
公為理者率遵公法常曰刻民以厚親者非孝也戊  
寅丁內憂公年當異稂廬墓三年越禮為毀見者落  
淚辛巳服闋以其年九月卒葬在楊州金谷公先娶  
慎氏女無子後娶別坐金希呂女德性純至婦儀母

道俱可為則後公三十年年九十二而卒生六男二  
女男東賢文科卒官司諫有古諍臣風東豪司甕叅  
奉東老文科承文院正字東俊儀賓都事東民禮賓  
叅奉東善文科安東府使嘗錄原從功臣推 恩公  
左贊成女長白川郡守任允次士人安慶男東賢一  
男某夭女一人閔大脩東豪生一男燁文科為義州  
府尹二女長士人宋壑次崔復新東老二女夭東俊  
生五子曰頰曰燦曰燁曰炯曰煥四女長士人李挺  
英次縣監李元良次士人李時尚次李城東民生三  
男曰燁曰煥曰炳女生員李言訥東善生一男曰炆



女士人鄭思武東賢東老皆無男子子以炳及燦後  
之公天資嚴毅望之截然卽之溫如諄諄善誘務盡  
其情勉人成就閨門之內如朝廷然弟潘城公階為  
崇祿位兼府院 王曰舅氏尊莫與肩而嘗對客見  
公未及起公徐曰君失禮於長者何以示子弟潘城  
謝不敏乃解其內行莊肅多類此至於聲色財利洒  
如也性不喜芬華子弟服靡則輒曰士當以不恥弊  
袍為心自託親 天家何福滿肩小盛臣臣嘗戒子  
弟曰吾門多佳士汝曹不必廣外交外交廣則清偽  
生而敦樸散恐失吾家愿慤之風常曰人不致知無

以進德故其守制於金谷恒聚子弟於一室設難質  
疑竟夕不怠衣冠禮樂盡在門庭又能臨事善斷或  
遇肯綮衆咸睽睽待公一言而能霆擊滅芥人無不  
虛往而實歸者其大如此其細可類推也余常恨鄉  
舉之道廢而甲乙之科立士以是為龍門之級不幸  
而黜額則雖或振髻於庶品祇足為一藝之效永無  
博施之路以公之德之才使得插羽翮騰風雨則功  
業之盛豈止作州牧終已也然非歷典之勤則恩澤  
之及人未必如今之周流普博無涯也然則天之賦  
與於公者孰重而孰輕也銘曰



既厚賦而薄用故多蓄而小施由其用之賡而是以  
施也偏而訓之於家庭兮宗黨人之式也施之於州  
郡兮政平而訟息也準繩高懸兮物自仰其墨也公  
歸有所兮金谷蔚以煥也我銘公德兮戒後者之產  
也

幹川縣監崔公墓碣銘 拾遺

公諱某字某完山人與吾母崔氏由王考而異崔夫  
人賢有行待羣從猶同氣公亦姊視夫人而猶子我  
也遇輒撫頂而咳今去公歿二十三年胤子琛來乞  
銘文謹按應朝有諱宰為藝文提學謚文貞五世而

至世賢為寶城郡守生諱邦貴司憲府監察生諱岬  
咸從縣令娶忠義衛金瑛之女以嘉靖庚寅生公生  
而端雅栗如溫如人望之知非為剛戾人矣己巳蔭  
補東平館別提歷北平館義禁府都事瓦署別提司  
甕院直長癸未陞司僕寺主簿出為幹川縣監政尚  
愷悌吏民如更生然甲申八月九日病歿于京第壽  
五十五公之配李氏先公八年而歿矣以是年十一  
月同葬于楊州廣巖洞有一男卽乞銘者也女二人  
長適郡守李忠可次適牧使李慶涵琛生一子曰某  
業儒二女長適士人某次幼忠可生四男二女男曰



言恒登武科曰某曰某曰某女長適邊彥城登武科  
次適士人許家李孺人參判灋之女孺染習於家庭  
灋弟曰滉世所稱退溪先生者也公自委禽之後受  
學於其門先生卒執政知公缺禮差禮葬官葬備稱  
情多士嘉之噫公有如是行而屈於小官不克有施  
余之生後又不及盡叩其所有其何所論譔而明著  
之後世也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吾是以銘吾公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八



